



百家笔会

异域雪国

黄俊怡

从白云机场到内蒙古,时程约三个小时。飞机降落在呼和浩特机场,已是傍晚时分,内蒙古的冬天分外寒冷,我发现也只有我一个人穿着西装,机构老板派车把我接到一间寓所,把一件大衣递给我,北方的干冷,只有暖裤羽绒才能保暖。

呼和浩特市,还保留着古老的拱门,拱门外有火烤的番薯、栗子。匆匆吃了一碗土豆蒙面,刀削的那种。我在内蒙古停留了几天,自由游走。

我被通知赶往鄂市,鄂市是鄂尔多斯简称。那天午后坐车去鄂市,我身边多了一位助手阿文。沿途看这塞外的风景,其实,这个古老的边城,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除了塞外一些草地、荒地,偶尔有一些羊群出现,与我想象中的内蒙古相去甚远。我们从鄂市打车到达伊旗小镇,被安排在当地一位商人的家中休息、吃饭,安排住宿。

那些天,内蒙古的雪很小,天气已是异常寒冷。

早晨的一缕阳光笼罩伊旗。我们来到伊旗考察一个商业项目,我到鄂市党政部门,调取近年来鄂市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人口、GDP增

长、人均收入、城乡居民存款、社会消费零售额、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等,我安排助手在当地开展一些问卷调查,我做这个项目的规划,需要一些数据与理论支撑,按照合约,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费用有数十万,没有详实的研究,是收不回款的,这些工作算是我承担下来了。

伊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南与陕西省榆林市交界。旗区煤炭资源丰富,全旗共探明矿产地约有几十处之多,当地人依赖挖煤致富,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内陆的更为富有。在伊旗小镇,每天早上在当地商人家里吃的是羊肉粥,中晚餐是土豆羊肉、榆林豆腐、蒙面等,榆林豆腐是很好吃的,他们的羊肉汤我喝不下,我请下厨人拿来茶点,泡了一杯水,我当汤喝,生活每天都一样,工作在外多,忙里忙外,这个项目耗费了一个多月时间。

伊旗的夜,格外安静。一个人在睡房,夜晚的雪绵绵滑落地,一场大雪突然袭来,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飘雪,我走出旅舍的阳台,晾在外面的袜子,也结成了冰。

万籁俱寂的冬夜,我没有了睡意,一个人出去走走,行过漫长的

伊旗街区,路上两排是参天树木,地上白茫茫一片,似看不到尽头,寒风刮过耳边,特别疼痛,走过很长一段路,看到有一些村落,看到稀稀落落的一些商店,门开着,进来是一间网吧,是一些年轻人在上网,其实我也是年轻人,我买了一杯热牛奶,零添加,热气腾腾。在回来旅馆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事,既来之则安之,我以为我是一个叛逆者,此时,我无处可逃。走过旗内漫长而冰冷的街区,雪夜,带过呼呼的风声,我的脚步走得有点沉。

在伊旗,我认识了一位佛教徒,她赠予我一串六道木制的佛珠,黄色的,一百零八颗,我看了很喜欢,我想了很多事,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与大姐约了到塞外走走,在塞外,我看到那里的骆驼,它们在荒漠中踽踽独行,我站在荒漠外,看到自己的身影,是一片子然。我们来到一处庙上,隐藏在茫茫荒漠之中的寺庙,住有一位静修者。大姐用蒙古语告诉我,我从很远的南方来,他仔细端详着我,把我带到殿里,让我看他画的彩色的壁画佛像,并为我祈祷。

在我完成这一项工作的时候,石

总打来一万多块钱,感谢我的付出,他极力挽留我,要求我到他的公司总部杭州萧山去,那里距离杭州西湖约十公里,我婉言谢绝他的好意,这一笔酬劳,对当时的我很重要。

回来时,我依旧披着石总送给我那身暖和的大衣。

飞机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我回到了南方,时间是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中旬,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

在我的人生彷徨无助时,我行走过内蒙古,在异域雪国结下过一段佛缘,回首内蒙古的往事,我感谢岁月的洗练,在经历艰难困苦的日子,我没有灰心丧志。想起曾写下过《在冬日,我行走过内蒙古》的短章:

“冬天,走过河流与冰川/目睹另一个方向的山峦和低走的绵羊/走过茫茫荒漠和一个现代的城市/雪,也在路下蔓延/风,刮得耳根疼痛/寒冷不期而至/在冬日,我流落过一个北方的城市/路过大召寺,聆听喇嘛的经文/脚步从鄂尔多斯路经乌兰/我无法诠释,一个冬日的所有秘密/天空中编织的云朵将印在我的脑海/对于流落的孤独者,这边是内蒙古/而另一端是南方的另一种世界。”

天涯诗海

春天,从农事开始

(组诗)

卢兆盛

木犁

搁置了一个冬天 斜靠在院墙一角 默默无语 父亲走向它 轻轻敲一下犁铧 “春耕”两字 就发表在日历上了

老牛

走出牛栏 仰天长啸 蹄声铿锵

整个冬天 都在养精蓄锐 或站或卧 都在反刍 春耕秋播的艰辛 以及收获的快乐

一元复始 耕耘在即 抖落皮毛上短暂的悠闲 回头老树上 咔嚓,打磨一下双角 轻扬尾巴 伸长颈脖 等待着牛鞭的亲近 和农夫的吆喝

水田

立春过后 雨水走来

田水日渐丰盈 波光潋滟 却也有些许浑浊

头年的稻茬 埋伏在平静的水面下 暖风吹过 有时也会冒出头来 其实,它们早已枯槁 犁铧翻过 便将化为春泥 滋养后来的禾苗

几只燕子 在田面上不停地翻飞 忽高忽低 有点儿像蜻蜓戏水 沉寂的田野 开始躁动生机

水田不再宁静 整理犁把锄头的叮当声 从近旁的村庄传来 一声紧过一声 一阵紧过一阵

踏莎行·海口火山石斛

梁居定

山色湖光,春来红日, 照耀万物萌生始。 火山秀丽长石斛, 中国特有多姿势。 石怪扎根, 晨曦美至, 游人过客观无止。 多含元素富硒砷, 生津补肺滋阴透。

琼岛风情

绚丽多彩烟火树

石峰

新春期间,在保护环境和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很多地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然而,你可想到来自植物世界的生态烟火树吗?每当花期来临,满树如同星点闪烁,又如一团团绽放的烟火,瑰奇壮观。在海南万宁石梅湾社区,十几棵烟火老树,为我们展示着这样一种神奇。

烟火树唇形科,大青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又称星烁山茉莉,株高可达4米。幼枝方形,墨绿色。叶对生,长椭圆形或披针形,先端尖,全缘或波状边缘。质地厚灰绿色,叶背是有光泽的暗紫红色。聚伞状圆锥花序,花顶生,小花多数聚生成团,花冠呈细高脚杯状紫红色,开放时前端炸开五片洁白的长型花瓣,花形奇特,绚丽多姿,好似天上闪耀的繁星,又如喷射而出的烟火一般,故此得名烟火树。

烟火树原产于新几内亚、菲律宾及西太平洋群岛热带地区,全球热带地区均有引种栽培。性喜高温、湿润、向阳至荫蔽之地,生长适

宜温度20-30℃,日照50-100%,生性强健,耐热、耐旱、耐瘠、耐阴。植株抗寒能力强,在海南冬季照样鲜花盛开,鲜艳夺目,它们的绽放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灵动。

开花初期,花序呈蜂窝状,花蕾从花苞里钻出来。短小的花蕾不断向四周延伸,形成一支支小管,像刚刚点燃的烟花,这就是它的“雷管”部分。尔后,烟火从花管里炸开,就如最炙热的一刻迸发出的火花。烟火花有白色的、粉红色的,花形如星星。一般花期长达半年,在海南地区的烟火树则可以全年开花,于每年元旦、春节至清明,花开得最为茂盛。花瓣一簇簇绽放,像是无数女子在尽情地展示她们的美丽。

除了耀眼的花朵,烟火树的树形和叶片也很有观赏价值。墨绿色的新枝呈四棱形,柔软而有韧性,缀满枝头花团锦簇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大概植物也通人情,烟火树开得很应景,从新年到春节前后花期来临,仿佛在用自己独特的美丽



迎接佳节的来临,如此这般乖巧深得人们的喜爱。

海南石梅湾社区有十几棵烟火树,都是园林绿化移栽近几十年的老树。今年元旦,我再次见到了它们。它们绽放出迷人的色彩和柔美的姿态,粉红色的花朵特别显眼,令人心醉神迷。这些烟火树似乎长得更高大了,树根越来越壮,叶子落了又长,花谢了又开,它们陪了我长长的一段时光。湛蓝的天空下,烟火树绿阴环绕,生机盎然,色彩斑斓,显得那么美丽,给人们带来了一片明亮和愉悦。

生活记事

母亲的理发店

段小华

穿过人潮中的一阵阵叫卖声,再绕过一棵古老的梧桐树,便是母亲的理发店。它坐落在家乡集市的一隅,没有霓虹的璀璨,也没有时尚的招牌,只有一块斑驳的木板,木板上“阿黄理发”几个颤巍巍的字迹,仿佛是岁月在低语。

那间理发店,其实只是一间简陋的小棚,四张椅子,一面镜子,墙角堆着些旧报纸和不知名的杂志。母亲并不是一名专职理发师,她的手艺是从日复一日给我们几个孩子剪头发中磨练出来的。她只在集市日才打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门,迎接那些等待剪发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尽管镇上其他的理发店装潢豪华、设备先进,但这不仅仅是一份赚钱的工作,更是一种对家乡小镇的深情守候。

岁月流转,集市上的其他理发店来了又去,只有母亲的小店依旧坚守着。每逢集市日,母亲风雨无阻,她总是如约而至,打开那扇熟悉的门,迎接每一个需要服务的人。或许对于母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赚钱的工作,更是一种对家乡小镇的深情守候。

如今,我已远离家乡,母亲也来到城里帮我带孩子。但每当回忆起母亲那间理发店的场景,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一份属于家的记忆,一份关于温暖和关怀的记忆。

母亲的理发店,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了我归途的方向,也照亮了那些关于家乡的温柔回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但那份关于家的记忆、关于温暖和关怀的记忆,如同陈年的老酒,愈发醇厚,愈发甘甜。

发店不再只是一个理发的地方,也成了人们聚集的驿站,人们在母亲的理发店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店里的气氛总是温馨而友好。孩子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夹杂着人们的对话和玩笑。这时候,母亲总会给村民们泡上一杯热茶。一杯杯热茶在手中传递,蒸汽在空气中缭绕,仿佛连时间都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即使是料峭的寒风,也抵挡不住这小屋里的温度。

岁月流转,集市上的其他理发店来了又去,只有母亲的小店依旧坚守着。每逢集市日,母亲风雨无阻,她总是如约而至,打开那扇熟悉的门,迎接每一个需要服务的人。或许对于母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赚钱的工作,更是一种对家乡小镇的深情守候。

如今,我已远离家乡,母亲也来到城里帮我带孩子。但每当回忆起母亲那间理发店的场景,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一份属于家的记忆,一份关于温暖和关怀的记忆。

母亲的理发店,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了我归途的方向,也照亮了那些关于家乡的温柔回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但那份关于家的记忆、关于温暖和关怀的记忆,如同陈年的老酒,愈发醇厚,愈发甘甜。

椰岛走笔

风停村

陈恩睿

前不久,在老家东方市感城镇的过年期间,经好友介绍和引领,游览了感城镇北部湾的感城海湾。感城海湾位于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为海南风景秀丽的海湾之一,海湾旁边的一处环境优美、绿色盎然的村庄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停留之处。

风停村的村名让人思绪万千:“过去风鸟停留这里,应是景色秀美,且宜居宜业;如今,当一回风鸟,来一次短暂停留,也可知晓厚重的历史文化。”“风凰,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那是一对鸟类神兽组合,分为雌、雄两种。雄性称为“凤”,雌性称为“凰”,合起来则称为“凤凰”。凤凰被视为百鸟之王,它们象征着祥瑞、美好、和平。在传统文化中,凤凰是帝王的象征,是皇权的代表。凤凰的形象具有多种描述,包括五色的凤凰,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传说和象征意义。

明末清初(1600—1644年)期间,福建莆田甘蔗园地区一些村民

为逃避战乱,千里迢迢赶来海南感恩城依龙江(感恩河)北岸而居。移民以临近南海北部湾和龙江(感恩河)为生资源,抓鱼捕鱼为生。当时,村名为“置巷村”。清嘉庆元年(1796年)龙江(感恩河)发特大洪水,洪水肆虐凶猛,冲毁了置巷村。“改变不了自然,就改变自己。”面对特大洪水,村民敬畏自然,于是分别迁移儒学村(今入学)、陶丰村(今长工)、应好村(今加富)、新村(感城南2.5公里靠海边)。迁居新村的置巷村民与原村民相互尊重,理解包容,和谐共存。由于村庄兴建在沙丘地带,地势高低起伏,高挺处如小山头,经常有鸟类伏来沙丘上歇息。于是,村里老先生提议将新村改名为风丘村。全体村民一致赞成。

老先生提议改村名为风丘村,得了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有一群风鸟自北方往南飞,飞到此地时,被茫茫无边大海阻挡。对此,风鸟在空中盘旋寻找方向和路径。它耐心地、艰难地盘旋,一会往高处飞,一会往低处飞。苦苦追寻的风鸟,终于看见海岸边几座小山丘,且绿树成荫,百花齐放,百鸟争鸣。面对此景,风鸟绕着山丘盘旋三圈,然后落停在山丘一处的梧桐树上栖息。这里风景如画,适宜生存,适合繁衍,于是风鸟扎根此

处,不再离去。有了凤鸟护佑,村庄风调雨顺,村民安居乐业。村庄改名后,风丘村村民务农,生活越过越好。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风丘村在村东南的大榕树边兴建一座公庙,秀才林文高给公庙书写对联:“凤立高岗苗类超凡长齐美,停居正路敦人义出先贤”。全体村民对这副对联赞不绝口,并取首二字“凤停”为村名至今。风停村寓意凤凰停留栖息之处,山清水秀,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红火。风停村从古至今,先后迁居有林、杨、麦、陈、郑、张、苏、庄、符、王、钟、卢、何、刘等14个姓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走进新时代以来,风停村民更加意气风发,积极主动,不靠等要,大胆尝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村庄面貌日新月异。村民的文明素质也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崖州古城

吉才惠

古城门前,车水马龙,街市繁华。 沿石阶拾级而上,微风带我穿过厚重的城门,犹如穿越千年的时光……

站在城门下,我仿佛听到古城呼吸和心跳的声音,昔日“弦诵声黎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杭”的盛况在眼前浮现。我用仰望的目光与古城进行心灵的对话,倾听它的前世今生。

蓝天下,饱经岁月风霜的牌坊“根星门”依然高大威武。品读这部“立体史书”,它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崖州学宫前,两株鸡蛋花正在盛开,一半花香,一半书香,沁人心脾。一尊尊文人墨客、先贤哲人的雕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思想与智慧,如同阳光雨露,润泽崖州后人。

古有崖州城,今有科技城。城内,岁月沉淀,古韵悠长。城外,科技腾飞,日新月异。

崖州不再遥远。伴随着自贸港的东风,千年古城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人们纷至沓来……

处,不再离去。有了凤鸟护佑,村庄风调雨顺,村民安居乐业。村庄改名后,风丘村村民务农,生活越过越好。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风丘村在村东南的大榕树边兴建一座公庙,秀才林文高给公庙书写对联:“凤立高岗苗类超凡长齐美,停居正路敦人义出先贤”。全体村民对这副对联赞不绝口,并取首二字“凤停”为村名至今。风停村寓意凤凰停留栖息之处,山清水秀,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红火。

风停村从古至今,先后迁居有林、杨、麦、陈、郑、张、苏、庄、符、王、钟、卢、何、刘等14个姓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走进新时代以来,风停村民更加意气风发,积极主动,不靠等要,大胆尝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村庄面貌日新月异。村民的文明素质也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